

《清华中文校歌之真义》书后

贺麟

清华校歌最初为英文校歌。汪鸾翔先生1923年作了一首中文校歌，开始并没有广泛流传。当时的《清华周刊》总编辑、高三级（丙寅级）学生贺麟曾在《清华周刊》上撰文提议取消英文校歌，改用汪先生的中文校歌，在学生中有相当影响。1925年秋，汪鸾翔先生在《清华周刊》上发表了《清华中文校歌之真义》后不久，贺麟也专门在《清华周刊》发表《〈清华中文校歌之真义〉书后》（该文原载于《清华周刊》358期（1925年11月6日），除重申中文校歌的意义外，专就“器识其先，文艺其从”的涵义作了论述。

贺麟（1902-1992），四川金堂人，1919年考入清华学堂，1926年赴美留学。先生学贯中西，是中国著名哲学家、哲学史家、黑格尔研究专家，是“新心学”的创建者，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。

校歌之性质属于教训诗（Didactic Poetry）。此类的诗歌，不单是要形式美，而且含义意须深。故校歌至少要能表出一校之精神，之校训，夫与教育宗旨，能进一步于校歌中表出一国之国民性，与文化精神更好。

我常说清华现在的中文校歌（形式和音乐方面的美的价值如何姑且不论），实儒家学说之结晶，可以表示中国文化之精神。而同时又能符合校训，达出清华教育宗旨。且校歌措辞，亦颇得体，不似将移出西郊之某教会大学的校歌，以牛津哈佛自比，殊觉不备。故自次校歌公布后，虽无人撰文正式批评，而大家均觉欣赏此歌。无感乎学校开全体大会时，总是唱中文校歌，无形中中文校歌，已取英文校歌之地位而代之了。

所可惜的，就是有些同学，对于中文校歌，唱焉而不审其义，唱焉而不究其旨，故我觉得汪先生《清华中文校歌之真意义》一文，正可挽此弊病，实在极关重要。

我读毕汪著后第一联带即发生清华英文校歌之真意义何在的疑问，想著文批评英

清華學校校歌

汪鸾翔先生撰歌 何林一夫人作
(E♭調C)

1 13 5 5 | 6 16 5 5 | 3 3 53 1 | 6 1 2 5 —

(一) 西山蒼蒼東海茫茫吾校莊嚴巋然中央
(二) 左圖右史鄭架巍巍致知窮理學古探微
(三) 器識為先文藝其從立德立言無間西東

6 6 61 5 | 3 2 32 1 | 2 5 54 5 | 6 6 76 5 | i · i 6 i

東西文化菁萃一堂大同安躋祖國以光莘莘學子
新舊合冶殊途同歸看核仁義開道日肥服膺守善
孰紹介是吾校之功同仁一視泱泱大風水木清華

5 · 6 5 — | 6 · 6 5 3 | 2 23 5 | 1 · 1 1 3 | 2 32 1 —

來遠方莘莘學子來遠方春風化雨樂未央
心無違服膺守善心無違海能卑下衆水歸
衆秀鍾水木清華衆秀鍾萬仞如一矢以忠

6 · 6 3 | 2 23 1 — | i i — 0 6 6 — 0 | 5 5 6 5 |

行健不息須自強 自強 自強 行健不息須自強
學問篤實生光輝 光輝 光輝 學問篤實生光輝
赫赫吾校名無窮 無窮 無窮 赫赫吾校名無窮

2 3 5 — | i i — 0 | 6 6 — 0 | 5 5 6 5 | 2 32 1 —

須自強 自強 自強 行健不息須自強
生光輝 光輝 光輝 學問篤實生光輝
名無窮 無窮 無窮 赫赫吾校名無窮

(一九二四年三月十八日下午十二點半第一次全體練習正式合唱)

清华学校校歌，原载《清华周刊》第307期（1924年3月28日）

文校歌；第二觉汪著尚有未尽之意，欲补足之，故草成斯篇，作为书后。

评清华英文校歌

我把英文校歌，念了又念，总看不出它的真意义在那里。此歌与清华“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”之校训，一点关系没有；于清华荟萃中西文化，造就领袖人才的宗旨，也风马牛不相及。歌中很多难听的句子，与中国的国民性，更是格格不入。试把英文校歌翻译一段成中文如下：

“啊，来呀，假如我们快心的歌唱，因为清华学校让我的歌唱，最好的在所有的陆地上，我们要扩张她的声誉，赢一个声名，使我们的仇敌惭愧。若是你不赞成的话，你试来看一看，你就要说一样的，一样的，并且你就要说一样的。”

其意思的肤浅，幼稚和不通，于此也可以想见，用不着我再往下翻译了。

所以我根本认为清华的英文校歌，不能代表清华的精神，更不能代表中国文化的精神。我仔细一想，原来此歌是一位美国女士做的，才恍然觉悟此歌原来是代表很幼稚的美国化（Americanism）。关于清华应否美国化，清华校歌应否代表美国化，和对于美国化之批评，我的意见大半与闻一多君一致。一多在本刊二四七期发表一篇《美国化的清华》说：



贺麟先生

“清华太美国化了！清华不应该美国化，因为所谓美国文化者实不值得我们领受。……据我个人观察清华所代表的一点美国化所得来的结果，是：笼统地讲，物质主义；零碎地数：经济，实验，平庸，肤浅，虚荣，浮躁，奢华——物质的昌明，个人的发达。……”

一多发挥“虚荣”一点说：“运动啊，演说啊，演戏啊，一切的啊，都是出风头的好工具。”并指斥英文校歌的“*Our Tsing Hua's Pride shall still abide, and ever more shall stay!*”一句有提倡虚荣的嫌疑。我看“*In contests we win whatever we do*”句，也是代表虚荣心，和无意识的自夸。

简单来说，我对于清华英文校歌的意见是：英文校歌无高深的含义，不能代表清华精神，只能代表很幼稚的美国化，而此种美国化，

又不是我们所需要的。所以主张：

一、自清华正式宣布大学及研究院成立之日起，便正式宣布取消现行之英文校歌。

二、如大家认为中国人所办之清华学校，有用英文校歌之必要时，可请赵元任、吴雨僧、张歆海先生等另撰一英文校歌。（附曰：我并不是说真正的美国化很幼稚，很坏；可惜清华的英文校歌不幸仅能代表很幼稚肤浅的美国化；就好像即现在许多留美学生所代表的也仅是很幼稚肤浅的美国化——美国化之糟粕。）

“器识为先，文艺其从”之来源及真义

汪先生原文于清华中文校歌逐章逐句均加以分析解释，惟于“器识为先，文艺其从”二句之来源及真义，略而不言，（此处缺十二字，

编者注)是古人作学问的步骤,关系极为重要,故不可不特别提出,加以解释。按唐刘晏有“士先器识而后文艺”之语,校歌二句,当即本此。器是度量,识是识见。论语:“管仲之器小哉”,也是说管仲的度量小。中国古时的人最重度量与识见,而不重聪明才艺。曾文正公送黄仙峤前辈诗序发挥此理最为透澈。曾氏之意以为为学首重器识,次重事业,末重文艺,因他认为器识第一为事业之根本,第二为自拔于常人者之基础。而文艺乃器识与事业之副产。原文如下:

“古之君子,所以自拔于人人者,岂有他哉?亦其器识有不可量度而已矣。试之以富贵贫贱而漫焉不加喜戚;临之以大忧大辱,而不易其常,器之谓也。智足以析天下之微茫,明足以破一隅之固,识之谓也。器与识及之矣,而施诸事业有不逮,君子不深讥焉。器识之不及,而求有成于事业,末矣!事业之不及,而求有当于语言文字,抑又末矣!故语言文字者,古之君子所偶一涉焉,而不齿诸有无者也。昔者尝怪杜甫氏以彼其志量,而劳一世以事诗篇,追章逐句,笃老而不休,

何其不自重惜如此;及见昌黎韩氏称之,则曰“流落人间者,太乙一豪芒”。而苏氏亦曰:“此老诗外大有事在”。吾乃知杜氏之文字,蕴于胸而未发者,殆十倍于世之所传;而器识之深远,其可敬慕,又十倍于文字也。今之君子,秋毫之荣华而以为喜,秋毫之摧挫而以为愠。举一而遗二,见寸而昧尺。器识之不讲,事业之不问,独沾沾以从事于所谓诗者,兴旦而缀一字,抵暮而不安;毁齿而钩研声病,头童而不息。以啾嘎蹇蹇浅之语,而视为钟彝不朽之盛业,亦见其惑已。”

现在的青年大都目光如豆,喜凭一才一艺天生的鬼聪明,来出小小的风头。绝未作丝毫涵养器识的功夫。而我清华同学(我当然在内)也早就有 Narrow-minded 的病根,至今犹未能除掉,因此我早就大声疾呼说我们须有远大的眼光以励同学(见拙著《新同学与新校风》一文);而校歌之“器识为先”四字,实对症的良药,予吾人以极大之教训,故不惜辞费,在此详细讨论。希望我们以后无论唱校歌之时或非唱校歌之时,均不可忘记了“器识为先,文艺其从”的真意义。

又汪先生曾为丙寅级撰一中文级歌,亦颇不恶。惟第一因为道德名词太多,反为文艺之累;第二因为会会会,对对对,配配配,等字又觉太俗,有似儿歌,所以不甚为丙寅级友所欢迎。但级歌而能得此,也就很难了。❶



清华学校英文校歌,原载《清华年刊》(1916)